

## 过南阳

叶无忧

周时,叶属应国。  
春秋,楚灭应,建叶邑,叶属楚。  
鲁昭公十八年,楚封沈诸梁于叶,号为“叶公”。  
战国,叶属韩。  
公元前230年,秦灭韩后叶邑属秦,改名叶阳。  
我的脑海中有一个地方属于叶,子曰说,老祖宗要拜一拜。  
本当如此啊,千里跋涉,自该到老人家面前躬拜。  
上了车,子曰惊叹,“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叶。”是啊是啊,叶县火车站,叶县县衙,叶县叶公陵园,叶县高中,叶县人民医院,叶县在线……  
一路上我给子曰解释古代姓氏的区别,正说到“姓别婚姻,氏分贵贱”,车子突然停了下来,原来是遇到一群绵羊了,它们也姓叶吗?子曰嚷着要下车跟绵羊合影,河南司机一贯呱呱,顿时靠在路边,满足了小小愿望。  
父亲,这是叶家的羊啊。子曰毕竟还是个孩子,拿着手机左看看右看看,还放大了看,赞了一句:好大一群羊。  
我笑说,你也是一只好羊。  
我不是羊,我是羲,古人云:冠羊者,

## “密印”深处

章小强

人在尘世烟火里久了,需要脱俗,需要净化。两次探秘这座寺院,肉身生津,心生菩提,大大超出我的预料。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寺多了易迷离。而坐落于州南二十五里头陀山麓的密印寺,俗称头陀寺,山色空蒙,丹桂飘香,梵音通透,幽深的不露一点声色。似世外一隅净土。我喜欢这样秋意空明的寺的况味。这个从唐朝一路兴衰沧桑而来的佛家圣地,掩映在绿树成荫的气象中,若隐若现,仿佛私人的豪华园林。被时光洗练的一尘不染,尽显秋色迤逦,超凡脱俗。完全不像汪曾祺小说里描写的寺院的红尘滚滚。  
身体两度被裹进头陀寺,情思颠倒,横生敬意,忘了是朝圣,忘了是寺。“游荡”此地,不见烟火缭绕,不闻木鱼绕耳,香客零星擦肩,或观或思,或饮或悟,魂与灵皆在净土里精神辽阔。可谓:“寺可寺,非常寺。”寺的内敛,院的低调,像时光为它打造的信仰圭臬。独自徜徉于幽径殿宇,只觉禅房花木深,潭影空入心。  
被低调撞怀的先是入口的门台。偌大的寺院,门台看上去竟与以前大户人家并无二致。不知是否是不显山不露水的修行初心使然。好在门台两边“南無阿弥陀佛”六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门前的椭圆形水池大方灵动,撑起了门庭的肃穆与庄重。这或许是头陀寺呈现给世人稳健、敬畏、内敛和智慧的修行“门道。”  
三进式殿宇随山势,一字递进,渐觉庭院深深。最深处楼宇竟是“三昧书屋”佛家用“昧”字,甚觉其妙。宽敞明亮的阅览室和高科技借书系统,让人误以为是走进了城市的一隅文化空间。中轴线两边是各种功能的建筑。或古色古香,或园林绿化,与三大殿一的轮廓相得益彰。灰色的瓦,石板的地,与周遭的山林融为一体。色彩似乎成了这里最大的美学。整座寺院错落有致的布局,不张扬的檐墙门楣、花草树木,让整座寺显得优雅从容。以至于,我两次浸润其中,心里的佛学禅意都战胜了宗教意识。似乎是与道教的上善若水道法自然的精神相吻合。这应是头陀寺的律筑布局折射出的庄严的低调。

羲也。父亲,古代最有名的两个羲,一个是伏羲,一个王羲之,我说得对不对?子曰开始摇头晃脑地掉书袋了,哈哈,他的疯劲上来了。  
叶公好龙,该成语出自西汉刘向《新序·杂事》,似乎并不光彩,近义词竟然有“表里不一”“两面三刀”“口是心非”“言不由衷”“阳奉阴违”等等,历史真是这样的吗?我们与叶公相隔2500年,真正厘清事件的来龙去脉了吗?  
叶公(约前550年~前470年)的生卒年月虽难以确考,但与孔子(前551~前479)是同代人,这个是肯定的,他也曾与孔子论政于叶。我猜测当是孔子闻名而来,孔子还说“近者悦,远者来。”两位哲者想必相谈甚欢,孔子说“父为子隐”,叶公说“大义灭亲”,在那个时代,孰是孰非另当别论,但刘向(约公元前77年~公元前6年)与其相隔四五百年,真的实事求是地记录了当时的情况吗?  
懂历史的人都知道,叶公在史上是个非常有作为的当政者,《叶县志》记载,叶公主持叶政49年,大兴富国强兵之策,在筑城固边、开疆拓土的同时,发动民众开挖东、西二陂,蓄方城山之水以灌农田,叶民深受其利,世代感恩戴德。后又于楚惠王十年(前479年),抛弃前嫌,平叛

最高处的殿宇游离于整体建筑之外,独自禅隐。陡峭的阶梯不时提醒着仰望的意义。谜底似乎就在门台上方醒目的“一宿觉”三个遒劲大字。头陀寺悟智方丈的书法,竟不输书法大家。出乎意料。陪同的学生说,原本是请章草泰斗萧耘春老先生题写的。后来竟阴差阳错,令人唏嘘。如果是萧老的字,相信我这个老乡看了,会有另一种的肃然起敬。我到此,正好遇见方丈带领宾客,驻足观看“一宿觉”题匾。为了不打扰他们,我们折回遣兴。此处的静谧与安详,肃穆与深隐正合山意的禅宗低调。在制高点安放本寺的禅宗有何深意,我不得而知。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宿觉”偏于一隅,正是以此表达对时间的侵蚀和红尘作伴的一种精神抵御。  
头陀寺偌大的空间存在,空间意识形态的载体,一定是依附于禅师上乘禅意的修行法则。这个人就是缘定永嘉祖庭的悟智方丈。他的生活和灵魂栖息地——證觉院,夹杂于高大建筑间,很容易被忽视。里面狭小而高深。就建筑而言,斑驳的外面散发着神秘的气息。它是真正的时空延续。小楼有禅意。在此案头文章,研磨禅义佛法,再合适不过。学生告诉我,这是以前方丈的旧址。从“觉”字为知道,这是玄觉大师的佛学渊藪。悟智方丈钟情于此、与其说是安于低调与幽闭,不如说是执着于头陀寺一脉相承的精神秉性。简约与个性的修葺,并没有破坏原有的建筑格调。相反,柴门斑驳的门楣保留、鱼翔浅底的点缀,馆藏式会客厅的温馨,让它显得更加的古朴与灵动,形神俱佳。作为整个寺院的大脑,它的避重就轻,它的严肃性与功能性,恰到好处诠释了建筑等级空间的合理性。我两次幸运虔诚隐入此地,敬畏感一半源于此。一座千年寺院的禅禅宗精髓发轫于此,意义就如同故宫之于皇权。  
證觉院给人最大的知觉,并非只是小楼东风的建筑偈语。午饭素斋后,悟智方丈入座茶会一团和气,古拙淡雅中蕴藏着一股暖流。与他品茗禅聊的融洽,如浴佛经。他的亲和力,远胜于建筑空间的渗透感。他随境而发的“一念生出万波水”的开场白,像投向水面的一粒石子,让在座的每个人瞬间脑洞大开。没料到,之后他

白公胜叛乱,救楚国于飘摇之中,使之转危为安。楚人说:国人望君如望父母焉。更难得的是,他懂得功成身退,抛弃高位,让贤归叶,终老于叶。叶公以一生的言行,爱国爱家,就是放在今天也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叶公当配得上“明镜高悬”“天地正义”“公生明,廉生威”——是该为他翻案了。  
敲敲门,只见叶公像,不见叶公。吃一碗羊肉烩面,走了。  
子曰说,他是叶公,我是叶子。  
车在行,人在行,叶县在行。突然想起了诸葛亮,遥望西南100多公里外的南阳,只能吟唱“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以及《出师表》了,据说,诸葛亮所著的前后出师表竟然是岳飞手书,不能瞻仰,只能遥敬了。  
我当起了夫子,给子曰讲起了南阳的历史,南阳的历史文化名人极多,最有名望的还有姜子、范蠡、张衡、张仲景……  
子曰撇撇嘴,真真假假,有些人连历史书也讲不清楚,不说了,没感情,不过,去看看《出师表》的碑刻倒可以。  
呵呵,“喜欢老古古”的瘾上来了吧。  
按我们的时间安排,去不了南阳了,我们得往西走。  
——一下看了两个古人,同样唏嘘。

竟惜字如金。然而,我觉得今天听得,已幸莫大焉。一个寺里的女义工与他开题的“身不由己”的禅释,倒是一个适时的时空延续。他对“身不由己……”的禅语不展开,点到为止。我不谙佛经,听得似懂非懂。还好,有茶的暗中调和,免了谈经词穷的窘境。最让人惊讶的是,他谈论魏晋和民国的士大夫精神,信手拈来,却是浅尝辄止。我想,他完全无视“福报、信仰、念佛、打坐……”这些敏感的话题,都源于他上乘的禅宗境界。我懂得他的禅聊的“吝啬。”或许,他的人格高深更具魅力。半个时辰的茶聊如穿越头陀寺千年的时空。这种氛围给人的启示是,一座寺真正的低调;是方丈智慧的深沉与博大。或许,低调的沉淀才是这座寺的大境界,这座院的精神内核。  
證觉院隐藏的禅魂,只待有缘人双手合十。  
今年金秋时节,学生再次引我入得證院,已多了一层时光造化。常常听人说,有信缘的人有福报。今天被一次巧遇,信服的很彻底。斋饭前空隙时间,客厅正面茶几上的一簇然透明的水晶佛塔,引起了我的注目。身旁的学生反应够眼疾手快的。他说,这是舍利子,头陀寺的镇寺之物。我有点不相信。却瞬间陷入了被轰然一击的兴奋。他接着说,里面米粒大小的乳白色的硬物,就是舍利子,是从斯里兰卡引入的,非常的珍贵。我平生第一次见舍利子,又是无比珍贵的镇寺之宝,仿佛坠入金庸小说里的一次奇遇。用“贪婪”的眼神,心定气神虔诚一番后,我双手合十盘坐在地上,心驰神往,灵魂好像与千年时空对话。抑或是佛祖心中流的释然。这种奇妙的感觉,压缩在神奇的时空里,一切茫然了于无形。我暗自窃喜,今天,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是的,奇缘也是一种修行。  
夕阳西下。从“一宿觉”出来,沿着寺外小道出寺院。入耳的虫鸣有朴素气,中有深情。在寺外看寺内,弥漫在头陀寺时空里的渗透力,不减反增。轻描淡写的低调在心里奢华流淌。学生关乎小道旁山地的未来走向,而我心头则无端生出一种在此修行的置之度外。是建筑意境的感召力,还是悟智方丈催生的上乘的头陀寺佛家文化?风无言,屋檐无言,人无言,寺无言……

## 旅途印象

□陈世茂

——  
风首先是一种声音  
夹杂着某种暴力与阴谋  
轻易绕过时间的绳索  
然后垂直扫过黄土高原  
这个古战场  
身后连着一串的撕杀声  
那一天我是很小心踩过咸阳古道  
生怕惊动远处那个吹坝的艺人  
我分明听见西汉的音律  
被风演绎的如此苍凉甚至带着血腥  
或许是一阵风  
挟持了历史的某一页  
一种光明正大的劫掠  
一群帝王  
一座城郭  
是它以抽象的  
充满暴力抑或淫荡的手  
随便拨弄一场战争  
然后用浑厚的尘土  
重重的湮灭典籍中辉煌的帝国  
留下一些龟壳一些铜片玉器  
甚至还有那么多鲜活的干尸  
在华丽的展览馆  
在时间与空间的某一位置  
以声音的速度  
直逼每一位参观者深处的隐痛

所以我们感觉很累  
迎面而来的是太多具体的风响  
妖媚或虚伪  
真实或黑暗  
是风在舞弄我们身边的事物  
谁还敢认真的诠释它具体涵义  
就是这稍重的一脚  
底下尘土飞扬  
卷起一个个心惊肉跳的故事

二  
删去夏天虚伪的赞美  
风更多是在煽动一场暴乱  
用宽大的手  
捂住炙热的七月  
绑架  
每个季节自由的呼吸  
可以轻易的  
掳掠一场雨  
淋湿古道一页页残破的历史

所以风一开始就带着某种偏见  
像个帝王  
主宰世界的风暴  
整个高原都听着它疯狂的吼叫  
你无法辨别  
是从空间的哪个缺口汹涌而来  
吹过大漠的落日  
吹散灞桥的离别  
吹过苍凉的殷墟  
吹落南归的大雁

它的身上依附太多复杂的尘埃  
压迫  
旅途中每一个人  
脆弱的神经

謝 創  
作